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金/选编

中国卷

· 上 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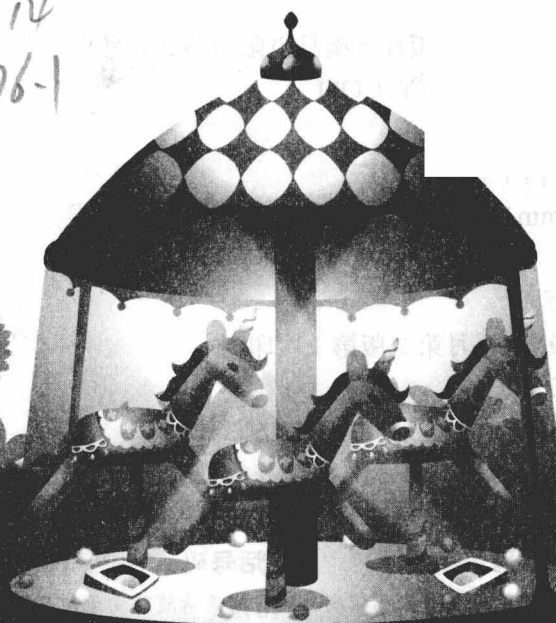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金/选编

中国卷

· 上 卷 · 藏 书



214
176-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卷/郑允钦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47-323-8

I. 世... II. 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03 号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卷·上卷
主 编: 郑允钦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323-8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江曾培

“微型小说”这一名称，在我国虽然是近二十年出现的，但微型小说——短小的小说，则是古已有之。而且可以说，小说这门艺术的发展，最初就是短小的，而后才有中篇、长篇。当然，在唐宋以前，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桓谭之语所说，这些小说多系“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唐宋以后，短小的小说逐渐摆脱了粗放简略的状态，走向精悍凝练。到了清代，诞生了《聊斋志异》这样杰出的短篇小说集。它共收四百多篇作品，其中不少是不足一千字的“微型”，有的短至一二百字。然而，由于它的进步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技巧，使得它的作者蒲松龄与曹雪芹、吴敬梓这些长篇巨匠一起，同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明星。“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大量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问世，也诞生不少微型小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王统照等，都创作过微型小说。郭沫若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在《学灯》上发表的《他》，只有三百多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左翼文艺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一些进步报刊有短篇小说的提倡和实践；到了五六十年代，更有“一鸣惊人的小小说”的一时兴起。

在国外，短小的小说也是早已有之。阿·托尔斯泰在《什么是小小说》一文中指出：“小小说产生于中世纪……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小鸟。文艺复兴时代的小说家赋予这种笑话以文学的形式。十七世纪又把生活及政治的热血灌入了小小说。它还造成了十八世纪戏剧创作的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不少作家，在

小说领域创作长篇、中篇、短篇的同时，也奉献出一些微型小说。其中有歌德、雨果、梅里美、爱伦·坡、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左拉等著名作家，有泰戈尔、卡夫卡、海明威、川端康成、帕尔·拉格奎斯特、斯坦倍克、辛格、伯尔、欧·亨利和匈牙利的厄尔凯尼，与我国的蒲松龄一样，以短篇小说著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属于微型小说，以最小的篇幅容纳了最多的内容，成为传世之作。日本的星新一现仍活跃在文坛上，被称为“日本超短篇小说之神”。超短篇小说，就是微型小说。星新一可说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微型小说专家、名家。

综上所述，微型小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不过，多少年来，微型小说只是附属于短篇小说之内，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的文体意义。小说在体裁上历来只有长篇、中篇、短篇之分，而无“微型”之名。近二十年来，随着时代发展的加速、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艺术审美上也愈来愈要求“节省律”，用尽量少的的时间能获取尽量多的信息，因而钟情精短文体，希望小说创作长话短说，多多精练，而不要短话长说，无节制地拉长。在这样的背景下，短小精悍的微型小说就应运而长，迅速崛起。在我国内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微型小说的创作量不断增加，随之有关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展开，显示了微型小说要从短篇小说中分化出来的趋势。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标志着微型小说最终摆脱了它作为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一个附庸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品种。小说世界由长篇、中篇、短篇形成的“三足鼎立”状态，变成了一个由长篇、中篇、短篇、微型共同组成的“四大家族”。在这同时或稍前稍后，在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在东南亚各国，在世界华文文坛，微型小说也都完成了这一蜕变，成为一种新兴的小说品种。一九九三年五月至一九九四年五月举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以及后来召开的三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表明微型小说的影响和力量在日益增长。

虽然如此，微型小说由于“独立”时间不长，较之小说家族中的长篇、中篇、短篇来说，毕竟根基薄弱，枝叶不茂，亟需加强各方面的建

设。其中最重要的是繁荣创作和深入理论研究。繁荣创作，不仅是作品量的增加，更是作品品质的提高。深入理论研究，不仅是一般美学理论上的追问，而是要结合微型小说创作实践作开创性的概括和提升。《世界微型小说经典》这套书，以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文学样式的“独立”眼光，重新审视了过去混杂在短篇小说中的微型作品，从世界范围中遴选了近一两个世纪以来吻合微型小说文体特征的优秀之作五百多篇，分别结集为“中国卷”、“亚洲卷”、“美洲卷”、“欧洲卷”。这较之近年出版的一些微型小说选集，更具有综合性、集大成性、经典性，可视之作为一种标杆。它既有助于创作者的鉴赏和借鉴，也为理论工作者对微型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最富价值的材料，它对推进当前微型小说的建设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从书中带经典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微型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是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的。它在小说家族中，讲究“速率审美刺激”。好的作品既拥有瞬间的冲击力，又拥有长久的回味力。它是“微型”，但仍是“小说”，用自己特有的精短手法展现人物和情节。由于它篇幅微小，“船小好调头”，可以比较自由灵活地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与其他艺术样式渗透融合，因而还有中、长篇小说所不具备的文体创新优势。微型小说有诗体、杂文体、电影体、小品体、散文体、书信体等不同形态，源出于此。

从书中的经典性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好的微型小说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风格是作家和作品成熟的表现。这一点，微型小说的作者和作品也不例外。人们常说微型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五脏”不仅是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文学因素，同时包括作家的品格、风度、才华、学识在作品中所综合表现出来的风格。风格是“麻雀”的“灵魂”。《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的作品，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不同的风格。现实、抽象、空灵、象征、怪异、幽默、科幻、寓言、隐喻、错位等等手法，都被用于风格的创造。

在掌握微型小说的基本特征中发展完善这一新兴的年轻的文体，在努力创作中力争产生具有独到风格的高质量作品，也许就是《世界微型

小说经典》带给微型小说界的启示。

当然，《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的印行，不仅是面对微型小说界，它更是面对广大的微型小说读者。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部世界微型小说阅读范本。读者一册在手，精美的作品尽收眼中。当然，“尽收”之说，只是一般笼统的说法，并不十分确切。由于篇幅所限，或由于资料不全，有些应该选入的经典性作品未能尽收其中，希望有识的读者阅后提出，以便再版时补正，让这部书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

二〇〇一年七月五日

目 录

序	江曾培(1)
立论	鲁 迅(1)
他	郭沫若(2)
赤着的脚	叶圣陶(3)
这也是一个人?	叶圣陶(5)
寒宵	郁达夫(8)
伴死人的一夜	王统照(10)
便宜货	胡也频(13)
买彩票	老 舍(15)
番表	
——在火车上	老 舍(17)
五九	老 舍(20)
三贝先生家训	沈从文(23)
万般皆上品.....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	冰 心(25)
落价	冰 心(27)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夏 衍(29)
河豚子	王任叔(31)
陈小手	汪曾祺(33)
尾巴	汪曾祺(36)
窥浴	汪曾祺(38)
护秋	汪曾祺(41)
梭鱼与鲛鱼	林斤澜(44)
雄辩症	王 蒙(46)
扯皮处的解散	王 蒙(47)
看护	蒋子龙(49)

找“帽子”	蒋子龙(51)
寒心的失信	马凤超(53)
今夏流行明黄色	刘心武(55)
神奇的绳子	朱士奇(57)
月照南窗	邓开善(59)
电线杆子的喜剧	苏叔阳(60)
桃花三月天	鲍 昌(62)
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孟伟哉(64)
饱学之士	沙叶新(66)
多活一小时	冯骥才(69)
总统梦	谌 容(71)
丢失的香柚	梁晓声(72)
洗澡	何立伟(74)
地毯	航 鹰(75)
紫色人形	毕淑敏(77)
提升报告	陈亭初(79)
汗血马	魏继新(81)
雁的悲剧	中杰英(83)
与周瑜相遇	迟子建(85)
钻圈	阿 成(88)
我们兄弟姐妹	阿 成(90)
女匪	孙方友(93)
工钱	孙方友(95)
桥	谈 歌(97)
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	许世杰(99)
泥活	房树民(101)
两地书	唐训华(103)
莲池老人	贾大山(105)
!!!!!!	路东之(108)
枪口	徐光兴(109)
路口	沈善增(111)
土生子	杨 进(112)
如何是好	刘连群(114)

笔记	程琪友(117)
不听话的塑像	吴若增(119)
军犬黑子	吴若增(122)
立正	许 行(124)
小白鞋	许 行(126)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129)
知音遍地	白小易(131)
诱惑	刘国芳(134)
黑蝴蝶	刘国芳(136)
首席科员	生晓清(138)
一笑了之	生晓清(141)
红绣鞋	王奎山(144)
王连举	王奎山(147)
秘密	凌鼎年(149)
剃头阿六	凌鼎年(151)
走出沙漠	沈 宏(153)
醉人的春夜	吴金良(155)
漂亮的耳朵	沙 农(157)
朱经理	沈祖连(159)
“书法家”	司玉笙(161)
高等教育	司玉笙(162)
尿炕	张记书(164)
其实我也这么想	谢志强(166)
我头顶那一盏灯	谢志强(168)
莜麦秸窝里	曹乃谦(170)
生命	曹德权(172)
永远的门	邵宝健(174)
杭州路十号	于德北(177)
手黑大帅	木 桦(180)
耳朵	孙学民(182)
家庭文件	雨 瑞(184)
不泪人	程世伟(187)
那团云雾	濮本林(189)

错位	林如求(191)
万先生与方女士	戴 涛(193)
尼姑庵	马宝山(195)
白宝石	汝荣兴(198)
教父	赵 冬(200)
端州遗砚	郑洪杰(202)
慰问	林荣芝(205)
父亲	修祥明(207)
小站歌声	修祥明(209)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袁炳发(210)
预感	滕 刚(213)

立 论

鲁 迅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台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ehe！he，hehehehe！’）”

他

郭沫若

近来欧西文艺界中，短篇小说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
不知道我这一篇也有小说的价值么？

天色已晚，他往街上买柴去了。

回来的时候，他在街道上看见那位二八的月娥，披着件缟素的衣裳，好像是新出浴的一般，笑向着他；月娥旁边还有许多的明眸，也在向他目礼。他默默地望着他们叹道：啊，光呀！爱呀！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修积得到呀？修积得到的人真是幸福呀！……

——喔，K君！你往哪儿去来？

招呼他的人是他的同学N君。他从 mantle 底下露出一个柴来示N，说道：你又遇着我买柴！N笑。他也笑。他问N，你要往哪儿去？

——往Y君处去耍。你不同去么？

——不，抱起柴拜客！

——你不往那儿去耍么？

——不，我要回去了。

他们在神社分了手，他又默诵起他自家的诗来。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案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许多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说话。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是陆续地来。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心头，他不觉地阖了阖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赤着，

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静脉管蚯蚓一般蠕曲着，脚底黏着似地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人于沉思了。虽说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家族的命运也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为了这些意思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酸楚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便潮润了；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他回头看夫人，她正举起她的手巾。

这也是一个人？

叶圣陶

她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一个很简单的动物。她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她父母拾些稻草，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她父母便把她嫁了。因为她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衣食零用。倒不如早早把她嫁了，免得白掷了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她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她娶了，即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少养半条牛！她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个孩子，她也莫明其妙，只觉得自己困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她的孩子，没有摇篮困，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登；连困在她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时候，方才得享受，白天只困在黑黢黢的屋角里。不到半岁，就死了。她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样伤心过。她婆婆说她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她糟蹋死，实在可恨！她公公说她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我一门的嗣！她丈夫却没有话说，但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是值得！她听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她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她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她大着胆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她吃丈夫的巴掌，早已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她又哭了。她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被你哭完了”！她听了仍不住地哭。婆婆就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她背上抽了几下。她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她吃的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明天朝晨，天还没亮透，她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她丈夫还没有醒！西风像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她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就

也满足极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方才立定脚跟。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过了，她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她便知道是在家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一齐对她说道：“你总是自己没有长进，才令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应该忍耐一二。这等使性子，碰不得，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趁原船归去罢。”她听了也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她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她也不去管他。

她进了城，寻着一个荐头。荐头把她荐到一家人家做佣妇。她从此得了新生活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这样费力。又没人说她骂她打她。她便觉得眼前的境地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她惟一的不快，就是半夜梦醒时，思念她已死的孩子。

一天，她到市上买东西，碰见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他公公便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她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在主母的背后，只是发呆。主母便唤她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有满，怎能去？”她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她道：“期限满了，赶紧归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哪里，就在哪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她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成镜花水月，非常舍不得。想想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她的情况，心想如今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烦难。便问她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关系？”她答道：“求之不得，哪有不愿！”主人便替她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事实和如今心愿，都叙个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她做主。主妇却说道：“你替她请求离婚，但她不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她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她，那时她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她，但是她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她父亲来了，是她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儿？”他答道：“做了人家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做得主！如今单是传她公公的话，叫她回去罢了。”但是她仗着主母的回